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淫書嗎？

《金瓶梅》要告訴讀者什麼

《金瓶梅》被認為是一部「淫書」，就連作者都得署名為「蘭陵笑笑生」才敢讓《金瓶梅》問世並且流傳。然而，事實果真如此嗎？若是如此，何以《金瓶梅》能成為明代的「四大奇書」之一？

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

在《金瓶梅》的序言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序者的評論：「《金瓶梅》，穢書也。袁石公亟稱之，亦自寄其牢騷耳，非有取于《金瓶梅》也。然作者亦自有意，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。」意思是說，明代大文人袁宏道先生也認為，這是一本有很多性愛描寫的小說，但這是作者有所寓寄，特意如此書寫的，理由是什麼呢？當然是要以此使後人有所警惕，因為人世間的一切終有因果報應，人們應當慎戒之。

從明代的學者到今日的讀者，面對《金瓶梅》這部書，沒有人能迴避小說中露骨的性描寫，然而，我們應該怎麼看它呢？也許，我們可以試著從人性的角度去思考。欲望，是人性裡真實也必然存在的一部份。所謂欲望，包含了人們想要吃飽穿暖的生理欲望；包括擁有權力、金錢的社會欲望；也包括精神層次的欲望，即屬於精神上較高層次，對於「愛」的渴慕這樣的欲望，以及屬於較低層次，對於「性」需求的欲望。

《金瓶梅》把人性裡自然的、原始的欲望直接地描寫，展現給讀者一個敗德的西門家庭，所以我們看到西門慶是如何官商勾結，以晉升為權貴的明代社會，我們同時也看到西門慶如何用權力及金錢來交換女性的身體，我們更看到權勢不再的西門家，樹倒猢猻散的荒涼景象。

也就是說，《金瓶梅》是一本書寫人性底層貪、欲、愛、憎的小說；是一本書寫日常生活細節，包括生日、宴飲，以及西門家與鄉里送往迎來，描寫世態人情的小說；同時寫出宦官把持朝政，反諷明代政治，寫出一個墮落社會的文化景象。這些，就是清代評點家張竹坡將《金瓶梅》評為明代四大奇書中「第一奇書」的理由。

何以為奇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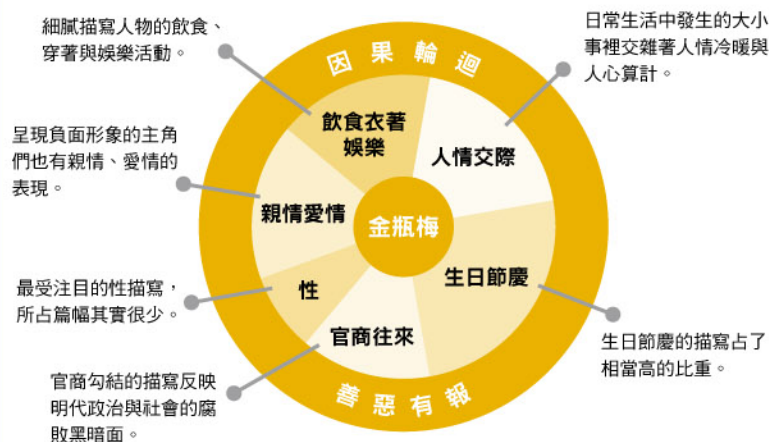
寫實的人性與生活描寫

《金瓶梅》究竟是不是一本專寫男女淫亂生活的性愛書，使人人避而遠之？



《金瓶梅》就是寫出了生活裡的種種細節，比如和他人的互動往來、愛情、親情，也寫出人與人的紛爭，把人性的貪、欲、愛、憎都寫進書中，因此才被稱譽為「第一奇書」！

它的「奇」，就是寫活了尋常生活、寫活了人生細節，同時給予讀者深刻反省。



她和他的丈夫們 李瓶兒（二）

終於成為西門慶的愛妾

西門慶娶了李瓶兒後，家道營盛，米麥陳倉，驟馬成群，奴僕成行，生子加官，又因李瓶兒出手大方、忍讓順從，因此她成為西門慶的愛妾，卻也引來潘金蓮的妒嫉，賠上兒子和自己的生命。

從花子虛、蔣竹山到西門慶

花子虛死後，瓶兒積極拉攏西門慶的妻妾們，適值潘金蓮生日，那時花子虛喪服未滿，她著白綾襖兒、藍織金裙到西門慶家。進了門口口聲聲叫姐姐，只因月娘覺得瓶兒的髮簪樣式極好，她隔日便請馮媽取來四對金壽字簪，送給西門慶的四個妾。又見春梅機靈，知是西門慶收用過的丫頭，也送她一副金飾，打點了西門慶身邊的女人。

原本瓶兒盤算著早早嫁入西門家，但因西門慶女婿的親家楊戩被參而遭抄家，女婿女兒帶著箱籠家私躲到西門慶家裡，西門慶也只得在家裡避風頭，把要娶瓶兒的事拋到九霄雲外。耐不住寂寞的瓶兒，夜夜夢見與西門慶纏綿繾綣，因此形消體瘦精神不濟，馮媽請來蔣竹山蔣太醫，在他甜言蜜語慫恿下瓶兒招贅了他。這使得西門慶極為不滿，找人砸了瓶兒為蔣竹山開的生藥鋪，瓶兒為此花了三十兩銀子了事，最後瓶兒也將他趕出去。瓶兒把蔣竹山趕出家門後，日日在家娥眉懶畫，把門兒倚遍，仍盼不著西門慶。

趁著西門慶生日，瓶兒讓馮媽送去生日禮，並幫月娘作了一雙鞋。瓶兒還要玳兒傳話，說她甚是懊悔，一心只想嫁西門慶。西門慶則說進門可以，沒儀式沒聘禮只一個轎子將她抬來。就在瓶兒進門的那天，轎子杵在大門口沒人理會她，後來還是孟玉樓要月娘把她迎進來。進門三日西門慶仍不理她，是夜李瓶兒穿著大紅衣服上吊，被兩個丫頭救了下來。第二天，西門慶拿著鞭子要進房教訓她，並問她蔣竹山和他比，誰強？瓶兒哭哭啼啼地說：「你是個天，他是個磚；你在三十三天之上，他在九十九地之下。」「莫要說他，就是花子虛在日，若是比得上你時，我也不這般貪你了。」西門慶因此轉怒為喜。

新歡比舊愛

耿耿於懷

西門慶問李瓶兒：「我和蔣竹山，那一個強？」



莫要說他，就是花子虛在日，若是比得上你，我也不這般貪你了。你就是醫我的藥一般，一經你手，教我沒日沒夜只是想你。」

瓶兒回答：「他拿什麼來比你？你是個天，他是塊磚；你在三十三天之上，他在九十九地之下。休說你是這等人上人，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，他在世幾百年都還沒見過呢！他拿什麼來比你？」



這一句一句話，把西門慶說得心花怒放，轉怒為喜，從此兩人恩愛不已。

打老婆的西門慶

李瓶兒嫁入西門家後，因被西門慶冷落而意圖上吊自殺，惹得西門慶拿了鞭子要教訓她。書中提到西門慶打老婆是出了名的：

西門慶向李嬌兒眾人說道：「你們休信那淫婦裝死嚇人。我手裡放不過他。到晚夕等我到房裡去，親看著他上個吊兒我瞧，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。賊淫婦！不知把我當誰哩！」眾人見他這般說，都替李瓶兒捏著把汗。到晚夕，見西門慶袖著馬鞭子，進他房去了。（19回）

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，降婦女的領袖，思量我那世里晦氣，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，越發煩惱痛哭起來。這西門慶心中大怒，教他下床來脫了衣裳跪著。婦人只顧延挨不脫，被西門慶拖翻在床地平上，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，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，戰兢兢跪在地平上。（19回）

陳敬濟和韓愛姐的情書

「吳綾帕兒織迴紋，洒翰揮毫墨跡新。寄與多情韓五姐，永諧鸞鳳百年情。」這是陳敬濟寫在手帕上送給韓愛姐的詩句，在第98、99回各出現一次。寫出了兩人的愛情，也是作者告別的姿態。

織錦迴文寄與多情知音

《金瓶梅》的前八十回以西門慶為男主角，後二十回以陳敬濟為主。圍繞在陳敬濟身旁的女子亦眾，這些人中以韓愛姐對他最痴情。韓愛姐曾是翟管家的愛妾，後來蔡京被充軍家產被沒收。於是她跟隨父母回到臨清，遇見陳敬濟後兩人很快就發生親密關係，因愛姐「會彈唱，又能寫識字，種種可人」，「就同六姐（潘金蓮）一般」，又會說風月挑逗的話，兩人一見鐘情。

原本他們只是煙花女與恩客的關係，但兩人卻熱戀了，兩人寫情書傳情，韓愛姐成為陳敬濟包養在酒店裡的女人。陳敬濟死了，他們之間的地下情也該完結，沒想到韓愛姐日夜啼哭茶飯不思，一心想往統制府見他最後一面。後來得知敬濟葬在永福寺，她到墳前燒紙痛哭昏厥撞地，這是敬濟下葬第三天，春梅和翠屏也來到永福寺，見到此景。愛姐說：「我和他雖是露水夫妻，他對我說了山盟海誓，原指望和他白頭到老，但天不從人願……我知道宅裡有姐姐，我情願作小的，府裡陪姐姐守寡。」又拿出吳綾手帕給春梅和翠屏看，還說若父母不答應，回到家也只有自殺一途。於是母親王六兒和愛姐灑淚而別，愛姐隨著春梅和翠屏回到府裡相依為命。

回頭看這詩，它寫著陳敬濟對愛姐的誓言，然而在第98回、99回《金瓶梅》快要落幕時，這詩出現了兩次，有作者複查的節奏感。作者要說的似乎是：在這篇小說裡許多的故事迴紋交錯如織錦，而作者我，灑墨揮毫一路走來，現在就要告一個段落了，裡面所要說的、要表達的意念，就由多情的讀者自己來閱讀了。作者期待的不過是千百年後，還有能與他相知相惜的讀者。而此時的我們不正穿越時空，和作者來場心靈交會嗎？

多情陳敬濟

無情對待元配妻

陳敬濟的女人們

二任妻子
西門大姐
葛翠屏



婚外情
潘金蓮、龐春梅、
馮金寶



侍女及妾
元宵兒
韓愛姐



陳敬濟是個「色嫩聲嬌」的男人，對於女人都極好，只有對妻子西門大姐極為冷淡，後來甚至是暴力相向。



陳敬濟和西門大姐的婚姻是建立在官商勾結的關係中，當他不得不帶著西門大姐投奔西門慶時，他成為寄居在岳父家的女婿，但他又和岳母金蓮以及西門慶寵愛的丫頭春梅有一腿，這樣複雜又刺激的男女關係，使得他的情感早離開了西門大姐，西門大姐也管不住他。

等到西門慶死後，沒有了權勢作背景，西門大姐無依無靠，陳敬濟更是將她視為累贅，最後逼得西門大姐以自殺作為了結。